

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

孙启祥

(宁强县人大常委会 陕西 宁强 724400)

摘要:汉末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的战场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走马岭上,蜀汉时移置于走马岭山下的谷地。三国后期的阳安关、关口为阳平关的别称,而非位于今陕西宁强县西北的关城的别称。张鲁城位于今勉县西北咸河上游的隘垭口,并非今人所谓的白马城。张郃屯兵之地广石在汉水北岸、阳平关西北今勉县西北的隘垭口至茶店一带,决非胡三省等所谓的在“巴、汉之间”。《三国志》之《法正传》、《先主传》中“定军兴势”为“定军山”或“定军山势”之误,与“兴势”无关。刘备与徐晃激战之地马鸣阁应在陈仓道上的略阳东南至勉县西北,不可能在已被多数人认可的今四川广元市境内。

关键词:刘备;曹操;三国;阳平关;阳安关;张鲁城;广石;马鸣阁

中图分类号:K236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9-2854(2012)01-0005-07

东汉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(218—219年),魏王曹操和益州牧刘备展开为时一年半的汉中争夺战,是汉末三国时的一场重要战役。刘胜曹败的结局,宣告了曹操一统天下努力的失败。但是,对于这次战役中的一些地名,后世的记载、注释却有模糊、混乱以致错误之处,有必要进行梳理、研究。这些地名主要有阳平关、阳安关、张鲁城、广石、“定军兴势”、马鸣阁等。本文以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为本,辅之以南北朝以后的地理和典章典籍、明清以后的地方志记述以及今人编撰的文史工具书,结合实地踏看,作一考察辨析。

一、阳平关·阳安关

阳平关在汉中之战中位置十分突出。《三国志》载:“(建安)二十三年,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。……先主次于阳平关,与(夏侯)渊、(张)郃等相拒。二十四年春,自阳平南渡沔水,缘山稍前,于定军兴势作营。渊将兵来争其地。先主命黄忠鼓噪攻之,大破渊军,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。”^[1]《先主传》对于阳平关这个曹刘决战之地,自北魏《水经注》、唐代《通典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、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新定九域志》、《舆地广记》、南宋《方輿胜览》、《舆地纪胜》、《蜀鉴》,宋元之际胡三省《资治通鉴音注》,直至清代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,都有相关记载,多数将其指向今天的陕西勉县之西,一般不载具体位置。

阳平关的地形及周围环境,在《三国志》其它纪传及裴松之注所引史料中亦有记载。

(建安二十年)秋七月,公(指曹操)至阳平。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拒阳平关,横山筑城十余里,攻之不能拔,乃引军还。^[1]《武帝纪》

此战乃曹刘争夺汉中之战两年多前曹操征伐张鲁时的重大事件,这也是阳平关在战争中首次“亮相”。

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,说张鲁易攻,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,不可守也,信以为然。及往临履,不如所闻,乃叹曰:“他人商度,少如人意。”攻阳平山上诸屯,既不时拔,士卒伤夷者多。^[1]《张鲁传》裴注引《魏名臣奏》董昭表

上述两段引文告诉我们,其一,阳平关在山上;其二,为守卫在关上筑有城;其三,关下两山呈南北走势,距离远,为开阔地带。将《三国志》及其裴注和有关地理典籍的记载与实地踏考对照,阳平关应在今陕西勉县西武侯镇汉水与咸河(古沔水,亦称白马河)交汇处之走马岭上。

阳平关的位置在后世有变动迁徙。大约在蜀汉中后期,阳平关迁至走马岭山下的谷地。《水经注·沔水上》如此描述阳平关一带的地貌:

沔水又东径白马戍南,泚水入焉。水北发武都氏中,南径张鲁城东。……初平中,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,住汉中,断绝谷道,用远城治,因即峭岭(杨守敬疏:此二句应为“鲁建城治,因即峭岭”)周回五里,东临濠谷,杳然百寻。西北二里,连峰接崖,莫究其极。从南为盘道,登陟二里有余。泚水又南径张鲁治东,水西山上,有张天师堂,于今民事之。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,堂为张鲁治。东对白马城,一名阳平关。泚水南流入沔,谓之濠口。其城西带泚水,南面沔川。城侧二水之交,故亦曰濠口城矣。^[2]卷27(2298-2299)

引文中的阳平关,在走马岭以东的山下,显然不是当初张鲁“横山筑城”的阳平关,而与之相对的白马塞,才是原阳平关之所在。设关筑城于山上,是张鲁为防御汉廷自西北、刘璋自西南的进攻。蜀汉政权建立后,阳平关西北、西南皆在版图之内,据险防守的职能降低,于是移关于山下,便于建设和供给,应在情理之中,于是《水经注》有如是记载。

阳平关自山上移置于山下的年代,当在蜀汉魏延镇守汉中后期或诸葛亮驻防汉中时。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载:“(建兴)五年春,丞相(诸葛)亮出屯汉中,营沔北阳平、石马。”此处的“阳平”即阳平关或阳平关所在地。宋郭允蹈、元胡三省、近人谢钟英、今人任乃强皆有以此“石马”为白马山即《水经注》中“白马塞”之意。^①若如此,则当时白马塞和阳平关已为二地名,阳平关已自山上迁至山下。南北朝时,阳平关被称为白马城,而阳平关之名,以后逐渐西转至二百里之外(按古代道路计)。

今陕西宁强县西北有名为阳平关之地,乃汉末三国时关城之所在。这里唐宋元时先后设过大安军、三泉县,明清民国时属宁羌州、宁羌县。阳平关之名转入二百里之外的关城的年代,目前有二说:《辞海》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^[3]和近人的一些著述以“北宋改名”;杨守敬、卢弼谓“近代改置”。^②两说皆有可商榷之处。其一,两宋时今阳平关关城之名犹在,却也开始有阳平关之称;而明代时汉阳平关之称犹存,谓“北宋改名”或“近代改置”皆不可靠。南宋中后期之史学著作《蜀鉴》中有“今大安军五里亦有阳平关,颇险要,然非旧迹也”^[4]⁵⁹之说,说明宋时已有人称关城为阳平关,但并非已“改名”,因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、南宋《舆地纪胜》仍称“关城仓”^③;北宋《舆地广记》、南宋《舆地纪胜》皆云阳平关“在褒城县西”,虽然此地望不一定正确,但说明这时阳平关地名还未转入三泉县。另宋人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有绍兴年间知兴元府刘子羽退屯三泉县,据潭毒山防御金兵入侵的记载,陆游《剑南诗稿》记此地有潭毒关。而当今学者宋文富考证,“今天的阳平关就是潭毒关。”^④诚如此,或许两宋时关城、阳平关、潭毒关之名并存。而成书于天顺年间的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既有“阳平关,在(宁羌)州北九十里,连岷冢界,……今为驛”^[5]¹⁶⁸⁻²⁰³之说,也有“白马城一名阳平关”^[5]¹⁶⁸⁻²⁰⁴之谓;嘉靖《汉中府志·舆地志》“宁羌州”下也有“阳平驛”之名,显示在明代两个阳平关仍然混称。其实,就连清代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,也未理清两个阳平关的关系。其二,从汉阳平关到当代阳平关,属名称演变,无“改置”之事,因而也不存在“近代改置”。近代以来,汉阳平关被称为“古阳平关”,显示阳平关之名已完全过渡到今宁强县境内。

阳平关在三国后期被称为阳安关或关口。蜀汉建兴六年(228年),姜维表后主“宜并遣张翼、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、阴平桥头以防未然”^[1]《姜维传》之“阳安关口”即指当年曹刘争战的阳平关,宋郭允蹈、元

① 《蜀鉴》卷3:“阳平关北有白马山,石当作白字之误也。”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卷33“后主建兴五年”:“胡三省曰:《水经注》沔水径白马戍南,谓之白马城,一名阳平关。又有白马山,山石似马,望之逼真。”谢钟英曰:疑即石马,其地当与阳平相近。”任乃强论述最详,见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10月)第395页。

② 参见[民国]杨守敬、熊会贞疏,段熙仲点校《水经注疏》卷20,第1708页;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卷1“武纪建安二十年”,中华书局,1982年12月,第55页。

③ 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33《兴元府·三泉县》有“嘉陵江东一里关城仓陌沙水西”语,《舆地纪胜》卷191《大安军》沿革内亦有类似文字。这里的“关城仓”即后来的阳平关。

④ 宋文富《放翁宁强芳踪探踪》,第二届四川陆游文化节陆游诗词文化研讨会论文,未刊稿。

胡三省、近人赵一清皆如此说^①。由于《三国志》的相关记载简约,更因为史迹的湮没、史料的芜杂,近现代人却多以阳安关为三国时关城、近代阳平关的别称,这个认识是错误的。此错由来已久,且影响甚广。明人已有人将汉末三国时阳平关、关城和明时宁羌州的阳平关混为一地,清人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中将此错误做了“系统”阐述。顾氏首先将宁羌“州东北九十里”的阳平关(即今阳平关)定义为“亦曰阳安关”^{[6]2694},而后大段引述的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关城的史事外,还有三国时、《水经注》中和南北朝时阳平关、白马城的史料和史事,说明顾氏混淆了汉阳平关、阳安关及明清阳平关的区别和联系。近人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曰“在今陕西汉中府沔县西北”者为“汉阳平关也”,“今宁羌州界有阳平关,盖后代移置”,分清了两个阳平关的关系,却又谓“在宁羌者为古阳安关”^{[7]55},“阳安关口在宁羌州西北一百里。”^{[7]860}刘琳《华阳国志校注》亦谓“关城指阳安关,即今阳平关。”^{[8]152}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^[9]、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^[10]等工具书都沿用了错误的“阳安关即今阳平关”概念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采取模棱两可、莫衷一是的办法处理“阳平关”、“阳安关”词条,在“阳平关”的第2义项“今陕西南宁强县西北阳平关”释文末尾曰“旧说为阳安关”^{[3]1256},对“阳安关”的释文为“即阳平关”,末尾又参见“阳平关”第1、2两个义项^{[3]1257}。这种以被释词注被释词的做法是辞书编辑的大忌,使人难得要领。只有对古地名注释准确度很高的《中国历史地名辞典》的释文准确无误:阳平关,第1义项为“又名阳安关、关口、白马城、湓口城。即今陕西勉县(菜园子)西老沔县”,第2义项为“一名关城。即今陕西南宁强县西阳平关”^{[11]369};阳安关的释文为“简称关口,又名阳平关、白马城、湓口城。即今陕西勉县(菜园子)西老沔县。”^{[11]370}

阳安关、关口即曹刘争夺的阳平关,考之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的记载和实际地形特点,不难得出结论。其一,《三国志·钟会传》记钟会攻汉中日:“会径过,西出阳安口,遣人祭诸葛亮之墓。使护军胡烈等行前,攻破关城,得府藏积谷”;《晋书·文帝纪》云:“会直指阳安,护军胡烈攻陷关城”^[12],均说明“阳安口”、“阳安”和“关城”是两个地方,自“阳安口”前行才能到达“关城”。且诸葛亮墓在距阳平关十里的今陕西勉县西南的定军山下,“出阳安口”“祭诸葛亮之墓”顺理成章;如果“阳安口”是二百里外的关城,此祭奠就讲不通。其二,姜维表后主使张翼护阳安关口、廖化护阴平桥头(今甘肃文县东南),目的是防患未然,“以为诸围外助”^{[1]《姜维传》},说明这两处属战略枢纽,而阳平关、阴平桥头确也具有汉中、陇右诸围后盾的地位,护阴平桥头是为抵御敌人从阴平道进攻,护阳平关是为阻止敌人突破汉中从金牛道进攻,而作为粮草贮备库、位于腹地的关城则不具备这些功能。其三,据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,当钟会遣别将进攻关口时,守城的副将蒋舒开城出降,是关口陷落的重要原因。据裴注引《蜀记》,开城出降的蒋舒原“为武兴督”,因“在事无称,蜀命人代之,因留舒助汉中守。”^{[1]《姜维传》裴注引}依据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,两汉三国时,关城之地不属于汉中,而先后属于广汉郡之葭萌和梓潼郡之汉寿。故尔若“留舒助汉中守”之说不误,则关口非关城,应即阳平关。其四,只要熟悉汉中地形或实地踏勘进行比较,就会发现只能对阳平关这种两水交汇、由平川进入山地的交通要道称为关口,而关城这种群山环绕之地是不宜命名为关口的。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“三国时期”就将“阳安口”括注于“阳平关”之下。

误“阳安关口”、“阳安关”、“关口”为“关城”,可能缘于以下几条史料的含混和矛盾,笔者先前也曾因之以阳安关为关城的别名。其一,《三国志》之《钟会传》有“会径过,西出阳安口,……使护军胡烈等行前,攻破关城”等语,而《姜维传》有“钟会攻围汉、乐二城,遣别将进攻关口,蒋舒开城出降,傅佥格斗而死。会攻乐城,不能克,闻关口已下,长驱而前”之文,且依裴注引《汉晋春秋》,《姜维传》中钟会之“别将”亦即胡烈^{[1]《姜维传》裴注引},易使人误以二传所记为一事,以为《钟会传》之“关城”即《姜维传》之“关口”。但细摩原文,二传用语显有差异,所述并非一事:《姜维传》“遣别将进攻关口”之用语平和,显示关口距汉、乐二城不甚遥远,所以攻乐城(今陕西城固县南)的钟会才能“闻”关口已下,自二百里外“长驱而前”(乐城、阳平关之间约100公里);而《钟会传》中,在钟会“西出阳安口”后,必须使胡烈等继续“行前”,才能“攻破关城”;“攻破关城”是“关口已下”之后发生的事。其二,《姜维传》记傅佥战死之地为“关口”,而裴松之注杨戏

^① [宋]郭允蹈《蜀鉴》卷2:“阳安关口即阳平关”;[宋]司马光撰、[元]胡三省音注《资治通鉴》卷78:“阳安关口,意即阳平关也”;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卷28引赵一清语:“阳安口,即阳平关,亦曰阳安关”。

《季汉辅臣赞》引《蜀记》载晋武帝诏书中有“蜀将军傅佷,前在关城,身拒官军,致死不顾”^[1]《杨戏传》裴注引句,胡三省《通鉴音注》亦有“关城失守,佷亦有罪焉”^{[13]2468}语,似乎“关口”就是“关城”,实则晋武帝诏书中的“关城”应系“关口之城”的略语而非地名,胡三省或为略语或系失误。因而中华书局校点本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均未在这里的“关城”旁加地名标号。

自古至今,阳平关关址除走马岭山上、山下和宁强县西北3处外,唐代还有褒城西北之说^①,属误以汉阳关为阳平关,在此不论。

之所以出现阳安关、关城和几处阳平关的混淆,还与史籍中“张鲁城”的“位置变化”有关。

二、张鲁城

张鲁城作为一个地名,在曹操、刘备争夺汉中时可能还未出现;但作为一个城池,它却早已存在,且与汉中争夺战关系密切。在现在看到的史料中,最早记录“张鲁城”的是《水经注》。按照前文所引《水经注》的记载,在沔水右侧的山上,从北而南有两座建筑:张鲁城、白马塞(张鲁治)。这个记载准确可信。所谓张鲁城,是张鲁“数害汉使”、“断绝谷道”后,于建安六年(201年)受拜汉宁太守、割据汉中之初为防御朝廷的征讨而建,它理应用于汉中的边缘地带。《水经注》记张鲁城位于沔水上游,依据《太平寰宇记》,沔水自源头南流四十五里至白马塞^②。也就是说,张鲁城距阳平关约三四十里(与唐宋一些记载吻合,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舆地纪胜》等大都以“张鲁城”在西县西或西北四十里),处于汉中与武都的交界地带。建安二十年(215年),在曹操大兵压境前,张鲁之弟张卫加强防御,又在阳平关上“横山筑城十余里”,而阳平关是张鲁治之所在。尽管张鲁城与阳平关之城所建时间不同,功用也不完全相同,但由于都是山上的城池,都是张鲁所筑,“张鲁城”、“张鲁治”、“白马塞”、“阳平关”在后世逐渐位置模糊、概念难分。

大约自唐代始,典籍中张鲁城的方位逐渐变化(或曰“飘忽不定”),并与其他不相干的地名搅混。《通典》卷175曰:“关城俗名张鲁城,在(西)县西四十里。”^{[14]4578}唐武德八年(625年)后西县的治所由今陕西勉县西老城东南移治今老城,指张鲁城在西县西四十里,大体正确(应在西北),但以张鲁城为关城俗名,却系谬误。大概受《通典》的影响,《元和郡县志》亦曰:“故关城,俗名张鲁城”,方位指为“在(金牛)县西三十八里。”^{[15]560}金牛县治所在今陕西宁强县东北大安镇,以其西三十八里为关城是正确的,但以此地为张鲁城,却属“东拉西扯”。入宋后,情况也不太乐观。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曰:“西乐城古城,甚险固,号为张鲁城,在(西)县西四十里”^{[16]2618},把张鲁城又与西乐城“挂了钩”。南宋《舆地纪胜》卷183曰:“关城俗名张鲁城,在(西)县西四十里”,与《通典》同。至于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因将阳平关、阳安关、关城混为一谈,且地望大谬,其关于张鲁城的记载,已是非难辨。

当今地名工具书收录“张鲁城”词条的有《中国历史地名词典》和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》,前者的释文为“在今陕西勉县(菜园子)西白马河西岸”^{[11]444},所指较宽泛。后者释文为“张鲁城,即关城,在今陕西宁强县西北一百里阳平关镇”^{[9]1378},并引所指原本非一地的《水经注》和《元和郡县志》的记载为据,属东拼西凑、不辨正误。今人著述大多以白马塞上的张鲁治,也就是张卫“横山筑城十余里”的阳平关,或蜀汉后期的阳平关、南北朝时的白马城为张鲁城。这种认定,不单有违《水经注》和后世地理典籍的相关记载,也与情理不合。白马塞上建有张天师堂,被称为张鲁治,何谓“治”,依沈钦韩《疏证》:“按五斗米道所居,谓之治。”^{[2]卷27《校记》2341}也就是说,白马塞是五斗米道的道场,因而建有供拜谒的张天师堂。对这样一个具有崇高象征意义的宗教中心,建有城池是可能的,但决不会是当初为割据一方,“断绝谷道”后用于防御而建的张鲁城。否则,张鲁岂不把自己的活动中心暴露在随时可能遭遇的进攻之下。白马城建于蜀汉后期,西乐城(汉城)为诸葛亮所筑,当然也不可能是当初的张鲁城。将张鲁城与白马塞明确分开的学者是今人

① [南朝宋]范晔《后汉书》卷75《刘焉传》章怀注:《周地图记》曰,褒谷西北有古阳平关。其地在今梁州褒城县西北。[唐]杜佑《通典》卷175《州郡五》:褒城,……又有汉阳平关,在县西北,即蜀先主破魏军,杀大将夏侯妙才于此地。

② [宋]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33《山南西道一·兴元府·西县》:“沔水,源出(西县)城北四十五里独石谷,南流经县西二百步,南注汉水。”

任乃强先生,他在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中对此做了详尽分析梳理,不过任先生因将沮水铺指为湓口,参照点错误,使张鲁城的位置亦未能正确^{[17]394-395}。揆之山川地理,张鲁城当在今勉县西北咸河上游被古人称为“沔略要隘”的隘垭口(俗名艾叶口),它起着护卫张鲁治和整个汉中的作用。勉县西北及与其接壤的略阳一带两汉时属武都郡,武都为氏人聚居区,故《水经注》有“武都氏中”之说。

三、广石

广石是刘备初至汉中时曹将张郃屯兵之地。《三国志·张郃传》载:“刘备屯阳平,郃屯广石。备以精卒万人,分为十部,夜急攻郃。郃率亲兵搏战,备不能克。”此广石之地望,胡三省谓“当在巴、汉之间。”^{[13]2155}张作耀《刘备传》据此论曰:“似在今四川广元市境内”^{[18]179},这些论断是错误的。

首先,按史籍描述,广石应位于汉水之北,而非汉水之南的“巴汉之间”或“广元境内”。按《先主传》的记载:“(建安)二十三年,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。……先主次于阳平关,与渊、郃等相拒。二十四年,自阳平南渡沔水,缘山稍前,于定军兴势作营。”此处的“与渊、郃相拒”,明显包括前引《张郃传》中的战事。也就是说,刘备是在攻广石不下的情势下,才南渡沔水,结营于定军山,广石当然在沔水(汉水)之北。《资治通鉴》即将“刘备屯阳平关,夏侯渊、张郃、徐晃等与之相拒。备遣其将陈式等绝马鸣阁道,徐晃击破之。张郃屯广石,备攻之不能克,急书发益州兵”记在建安二十四年正月:(刘)备自阳平南渡沔水”^{[13]2157}之前。

其次,张郃屯广石拒刘备,刘备“夜急攻郃”,张郃又在夏侯渊败没后自广石引兵还阳平,这些史实都显示广石当与阳平关相近,若远在巴汉之间,两军如何交战!诚如谢钟英所论:“(张)郃拒先主,自当在沔县西。胡三省谓广石在巴、汉之间,兵势便不相接。”^{[7]458}

广石在汉水之北何处,《蜀鉴》谓“广石,阳平关西有矿石关。”^{[4]77}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以“广石戍,在(沔)县西。”^{[6]2701}按之地理,广石当在阳平关西北,亦即今陕西勉县西北的隘垭口(艾叶口)至茶店一带。刘备自正西而来,在他屯阳平关时,夏侯渊作为主帅,其大军当在靠近沔阳、南郑城的阳平关之东,张郃、徐晃据阳平关西北成犄角之势与之抗衡。《三国志集解·张郃传》“渊遂没,郃还阳平”文后注曰:“或曰,郃还阳平疑有误,先主已屯阳平,郃安能退至此乎?”^{[7]458}这个疑问的答案是:夏侯渊战死前,刘备已离开阳平关,扎营于定军山;且《三国志·郭淮传》中记张郃代夏侯渊统军后,“其明日,(刘)备欲渡汉水来攻”诸史实,也证明张郃确回到了阳平关,与刘备隔汉水对峙。

四、“定军兴势”

前引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:(建安)二十四年春,(先主)自阳平南渡沔水,缘山稍前,于定军兴势作营。渊将兵来争其地。先主命黄忠鼓噪攻之,大破渊军,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”中之“定军兴势”,旧本多作“定军山势”。中华书局校点本大约因江南书局刻本作“兴势”,且《法正传》中亦有“定军兴势”,以错为正,将《先主传》改为“定军兴势”,造成了新的误解。

“山势”、“兴势”之正误,其实在司马光时已经辨明,他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明确记为:(刘备)自阳平南渡沔水,缘山稍前,营于定军山。”^{[13]2157}尔后,胡三省《通鉴音注》、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更以《三国志·黄忠传》和《华阳国志》作“定军山”,以及兴势的地望与当时的战场地域不合,来纠正《法正传》“定军兴势”之误^①。但是,后世仍有不察者,曰刘备在定军山的兴势作营,或曰在定军山、兴势两处作营。按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西南汉水南岸,距汉阳平关十里,这里是曹刘争夺汉中时的主要战场,也是夏侯渊殒命处,而兴势远在今陕西洋县之北,西距阳平关有百多公里,它在蜀汉延熙年间才成为战场,决不可能是刘备“南渡沔水,缘山稍前”结营之处。《先主传》、《法正传》的相关文字均应作“于定军山作营”,“势”字为衍文;或依《先主传》旧本作“于定军山势作营”(在定军山依山势作营)亦可通。

五、马鸣阁

马鸣阁是刘备进攻汉中时与曹军首次激战之地,刘备在此付出了沉重代价。《三国志·徐晃传》载:太祖还邺,留晃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。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,晃别征破之,贼自投山谷多死者。太祖闻,甚喜,假晃节。令曰:“此阁道,汉中之险要咽喉也。刘备欲断绝外内,以取汉中。将军一

① 参见[宋]司马光撰、[元]胡三省音注《资治通鉴》卷68,第2157页;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卷32“先主建安二十四年”,第733页。

举克夺贼计,善之善者也。”太祖遂自至阳平,引出汉中诸军。

对于这次大战在曹刘争夺战进程中的时序,《资治通鉴》作“刘备屯阳平关,夏侯渊、张郃、徐晃等与之相拒。备遣其将陈式等绝马鸣阁道,徐晃击破之”^{[13]2155},将“绝马鸣阁道”系于“刘备屯阳平关”之后,与《三国志》同,即《三国志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均记刘备绝马鸣阁道在屯阳平关之后。

对于马鸣阁的地望,后世多作错误阐释。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将马鸣阁及其战事记在利州昭化县,南宋《方輿胜览》亦曰“马鸣阁在昭化县”^{[19]564},胡三省因袭了两宋的说法^{[13]2155}。而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作了基本“定位”：“马鸣关(昭化)县北百里”^{[6]3217},称“马鸣阁”为“马鸣关”,依据不详。清《昭化县志》更具体为“今三堆镇。”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将其指向一个点：“马鸣阁在四川昭化县西北。……俗名马头寨。”^{[10]766}今人编纂的四川省《广元县志》曰在今广元市西北、白龙江东岸、古白水关以南的三堆镇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的表述是：“马鸣关,在今四川广元市西北。东汉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,刘备取汉中,屯阳平关,遣陈武等绝马鸣关道,为徐晃所败,即此”^{[3]240},将“马鸣阁”演绎为“马鸣关道”,地名、时间(误建安二十三年为二十二年)、人物(陈式史书有作陈戒者,但不作陈武)皆有误。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不做考证,因袭传抄,“系统”表述为：“马鸣阁道,亦名马鸣关、马头寨,在今四川广元市西北。”^{[9]258}台湾三军大学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为了使马鸣阁在“今四川省昭化县西北”之说与刘备进军路线吻合,刻意将刘备攻马鸣阁“安排”在屯阳平关之前,曰“刘备已破马鸣阁,遂进击阳平关及广石”^{[20]171},属削足适履。以马鸣阁在昭化县(今属广元市)和以刘备在昭化境内与曹军作战,在地理位置和作战时间上都有悖历史。

昭化县在汉代为葭萌县,蜀汉时改曰汉寿。这里尽管与汉中接壤,但葭萌在两汉时一直属于广汉郡,汉末时,属于益州牧刘璋的辖区,刘璋在葭萌西北、三堆之北的白水关驻有守军。它从来不归五斗米道教主张鲁统治,接替张鲁管辖汉中的曹军的触角也伸不到这里。刘备早在攻占成都前的建安十六年(211),刘璋即增其兵,“使击张鲁,又令督白水军”;刘备旋“召(刘)璋白水军督杨怀,责以无礼,斩之”^{[1]《先主传》}。“勒兵径至关头”^{[4]164},占领白水关,留中郎将南郡霍峻守葭萌城。张鲁曾遣将诱降霍峻,而峻严辞以拒^{[8]144},证明葭萌、白水一直在刘备控制下。“白水关是东汉乃至以前自汉中入蜀的必经之路。”^{[21]313}刘备经此进军汉中,根本不会在白水关以南自己的控制区破坏阁道,自绝后路。马鸣阁不可能在汉代的葭萌,唐宋以后的昭化、广元境内。

马鸣阁不在利州昭化,前人已经注意到。《蜀鉴》引用《太平寰宇记》“在今利州昭化县”的记述,与《三国志》对比后曰:“恐非昭化也。”^{[4]77}近人赵一清曰:“走马谷亦谓马鸣阁。”^{[7]458}潘眉以褒斜道中“赤崖”为马鸣阁^{[7]460}。尽管后两说亦不正确,因为走马谷战事和马鸣阁之战非一时一地,而刘备当时也不可能深入至褒斜道,但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马鸣阁应在汉中一带。清人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中的一条注释,为探寻马鸣阁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。在注杜甫《飞仙阁》诗时,浦氏引用朱鹤龄之注语,曰:“飞仙阁,在今汉中府略阳县东南四十里。或云,即三国时马鸣阁。”^{[22]84}今陕西略阳县东南的飞仙阁是否即马鸣阁还可再探讨,但马鸣阁应在略阳东南至勉县西北一带应是可信的。从曹操给徐晃之令“此阁道,汉中之险要咽喉也。刘备欲断绝外内,以取汉中。将军一举克夺贼计,善之善者也”^①判断,刘备破坏马鸣阁的目的是“断绝外内,以取汉中”,也就是防止曹操的增援部队经马鸣阁援救夏侯渊,决非张作耀先生所论“为了断张郃归路”^②。当时援救夏侯渊需经陈仓道或褒斜道。褒斜道远离阳平关,刘备不可能在那里与徐晃作战,只有陈仓道必须防范。因而,马鸣阁应在陈仓道上。今陕西略阳东南至勉县西北一线即在古陈仓道上。勉县西北、略阳东南茶店子(古沮水戍)、峡口驿、何家岩一带,清道光《重修略阳县志》、光绪《沔县志》称其为“略沔要隘”、“沔略要隘”,飞仙岭,“上有阁道百余间,即入蜀大路”,完全可能是当年刘备遣将

① 此令《三国志》各本均无异文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35引文作“此阁道,汉中之阴平,乃咽喉之要路”《蜀鉴》卷2作“此阁乃过汉之阴平,咽喉之要路”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68作“此阁过汉中之阴平,乃咽喉之要路。”文义皆不通,应属传些之误(误《三国志》中“险要”之“险”为“阴平”之“阴”,上下文颠倒加字而成“要路”)。

② 张作耀《刘备传》第179页。张作耀先生为使广石、马鸣阁在广元境内“有理有据”刻意论述曰:“愚度当时军事态势,张郃部可能尚未回到汉中(指建安二十年张郃进军宕渠被张飞击破事——引者),刘备想断马鸣阁栈道就是为了断张郃后路……”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均载建安二十年(215)战败后,张郃即“引还南郑”、“走还南郑”,岂能为使论述成立而“安排”张郃推迟两年多再返汉中。

断绝阁道,以防止曹军援救汉中或偷袭成都之地。后来曹操自褒斜道至汉中,而未像几年前征张鲁时自陈仓道而来,可能就与刘备破坏马鸣阁道有关。“绝马鸣阁”的主将是陈式,而多年后诸葛亮第3次攻魏时经此道攻拔武都(治下辨,今甘肃成县西)、阴平(治阴平,今甘肃文县西)二郡的主将也是陈式。这或许是巧合,但更大可能是陈式执行“绝马鸣阁”任务后一直驻防这一带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寿. 三国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2] 杨守敬, 熊会贞. 水经注疏[M]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3]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. 中国历史大辞典[M]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0.
- [4] 郭允蹈. 蜀鉴[M]. 成都: 巴蜀书社, 1984.
- [5] 曹学佺. 大明一统名胜志[M]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. 济南: 齐鲁书社, 1996.
- [6] 顾祖禹. 读史方輿纪要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5.
- [7] 卢弼. 三国志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8] 刘琳. 华阳国志校注[M]. 成都: 巴蜀书社, 1984: 152.
- [9] 史为乐.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5.
- [10] 臧励稣.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[M]. 香港: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, 1931.
- [11]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.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[M].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1988.
- [12] 房玄龄. 晋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.
- [13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[M]. 胡三省注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6.
- [14] 杜佑. 通典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8.
- [15] 李吉甫. 元和郡县图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16] 乐史. 太平寰宇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.
- [17] 任乃强.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18] 张作耀. 刘备传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4.
- [19] 祝穆. 方輿胜览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1.
- [20] 台湾三军大学. 中国历代战争史: 第4册[M]. 北京: 军事译文出版社, 1983.
- [21] 孙启祥. 金牛古道演变考[M]//历史地理: 第23辑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.
- [22] 浦起龙. 读社心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1.

Examination on Place Names in the Cao – Liu Battle

SUN Qi – xiang

(NPC Standing Committee of Ningqiang County , Ningqiang 724400 , China)

Abstract: The battlefield Yangping Guan for which was strived by Liu Bei and Cao Cao is at Zouma Ling , Mian County(Shaanxi Province) . Yang’ an Guan and Guankou in last stag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re alternative names of Yangping Guan , instead of Guan Cheng’ s alternative name. Zhanglu Cheng locates today’ s Aiyakou which is at upriver of Xian River(northwest of Mian County) , not today’ s Baima Cheng. Guangshi , for Zhang He stationing troops , is between Aiyakou and Chadian , not between Ba and Han. “Dingjun Xingshi” is the wrong record for “Dingjun Shan” or “Dingjun Shan Shi” ,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“Xingshi”. Maming Ge should be between southeast of Lueyang and northwest of Mian County , impossible to be in today’ s Guangyuan City(Sichuan Province) .

Key words: Liu Bei; Cao Cao; The Three Kingdoms; Yangping Guan; Yang’ an Guan; Zhanglu Cheng; Guangshi; Maming Ge

(责任编辑: 陈道斌)